

田 思散文選 (1981)

【導 讀】

田思，原名陳立桐（1948-），出生於古晉，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田思，也是華樂愛好者，任教於古晉中華第一中學期間，擔任華文學會、華樂團的指導老師多年。田思，從六〇年代末開始寫作，作品以詩歌為主，兼及散文、小說及文學評論，作品曾入選國內外多種選集，田思的一些詩文作品已選入中學華文課本，及譯成馬來文。一九九九年，田思榮獲砂拉越政府頒發於寫作人最高榮譽「砂拉越民族文學獎」。

本卷所選的〈加帛鎮之晨〉、〈長屋裡的魔術師〉、〈在園丁馬登家裡〉和〈寶刀的故事〉，皆屬一九八一年的作品，收錄在《長屋裡的魔術師》（居鑾：曙光，1982）

〈加帛鎮之晨〉是一篇非常成功的地誌書寫。加帛是拉讓江中游的一個華人和伊班人混雜而居的小鎮，以「福隆亭」為名的大伯公廟是田思在文本中重新建構、定位這座小鎮的第一個據點，中國味十足的簷柱、壁畫、門匾，以及「光緒庚子年」的題字，鮮明地標示出加帛鎮的華人（福州和福建）文化特質。鏡頭持續往前推移，便是店舖、市場、碼頭裡華伊相處的景象；從船型、船號、班次、市場的貨色，到伊班人身上的服飾等大大小小的事物，全都鬧哄哄地入了鏡。此文的空間架構十分清晰，描述的事物雖多，但井然有序。

序。一個華伊文化完好融合的小鎮，躍然紙上。

〈長屋裡的魔術師〉跟梁放〈長屋〉的切入點不同，田思著重於華人和達雅人（伊班人）的文化融和（這是他很重視的主題）。以楊亞武作為敘事焦點，來表現這位入贅達雅的女婿，如何以魔術娛眾，博得不分種族的掌聲，借此暗示兩大種族和睦共處的「魔術」。在此故事主軸之外，田思對節慶內容和細節的描述，更是特別用心，生動地記述了異族文化，也成就了一篇珍貴的文化散文。

〈在園丁馬登家裡〉、〈寶刀的故事〉跟〈長屋裡的魔術師〉有兩個共通點：（一）故事性強，藉小說化的情節設計來表現文章的主題，令人印象深刻。（二）田思為這兩篇散文，分別安排了不同的故事，以及不同的文物——沙貝琴是伊班人最具代表性的樂器，寶刀則象徵著勇氣、責任和權力。這兩篇散文比較偏向傳奇性色彩的形塑，也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書寫策略。

每一位砂華作家都無法忽視原住民文化，雖然彼此的表現手法和角度不同。田思後來的散文和新詩，非常看重環保議題，以及砂華文學的特色（和發言權）。二〇〇二年，他提出「書寫婆羅洲」的構想，呼籲砂華作家投入這項寫作與出版計畫，讓真正的婆羅洲進入中文閱讀世界。

田思著作十分豐富，除了散文集《長屋裡的魔術師》（1982）、《摛一輯多彩的人生》（1995）、《田思小品》（1996），還有：詩集《赤道放歌》（1978）、《竹廊》（1982）、《犀鳥鄉之歌》（1986）、《我們不是候鳥》（1989）、《給我一片天空》（1995）；文學評論集《六弦琴上譜新章》（1992）、《找一條共同的芯》（1995）、《沙貝的回響》（2003）、《馬華文學中的環保意識》（2004）等。另有精選集《田思散文小說選》（1996）和《田思詩歌自選集》（2002）。

加帛鎮之晨

「噹，噹，噹……」一陣陣悠揚的鐘聲夾著和諧安祥的聖誕歌曲，自高處的教堂傳來，輕撫著逆旅中客人的耳膜。起床推開窗戶，一片熹微的晨光自窗外漫進來。幾隻燕子啁啾著在低空飛掠；對面那座五層樓的建築物，懸掛著五顏六色的燈泡，燈泡的邊緣仍泛著一層迷茫的光暈。家家店舖前面，一盞盞紙紮的五角星，紅色的燈籠紙上寫著「普天同慶」、「福光普照」的毛筆字。這就是加帛鎮給一位恰好在聖誕節前夕到來的旅客的第一個早晨印象。

和同伴從旅舍出來，沿著江邊的小徑步行。一座紅色的廟宇首先吸引了我們的視線，那是以「福隆亭」為名的大伯公廟。進廟一看，裡面的簷柱、壁畫、門匾、題字，樣樣都透著古色古香、精雕細琢的風格。匾額鐫著「光緒庚子年」的字樣，可見此廟歷史之久。許多珍貴的宮燈懸掛在廟中，卻不見有人看守。傍著福隆亭，是一間頗具規模的「福南學校」，籃球場上有人正在晨運。走過一道相當陳舊的鹽木橋，便望見背向江面的那座格式奇特的磚屋市場，樓下賣雜貨，樓上賣熟食，左右兩邊的牆各嵌著兩面繪著內陸民族傳統圖案的大盾牌，儼然是加帛鎮的標誌之一。而在那道鹽木橋的前面，人群熙熙攘攘；那裡是加帛巴刹^{*}的中心，江邊的早市正在熱鬧地進行著。

一排排的攤子，擺在店舖的側旁和「五腳基」前，一直延伸到碼頭附近。幾個伊班老婦席地而坐，身後各自擱著一個大的藤製背

筐，腳邊擺著各式的蔬菜，有空心菜、金瓜葉子、芒光；也有採自山中的芭菇菜。一堆堆綠色以外，還有白的竹筍、椰心，紅的辣椒、亞參，黃的南瓜、野薑和麵包果等。當有顧客買菜時，這些伊班老婦便露出被檳榔染紅的牙齒，大聲報價，尾音帶著長長的 ai 音。同樣是賣菜的，對面那幾個華人菜販的攤位就擺得比較大，菜式也較繁多。不管是華人或伊班人的攤位，顧客都一樣擁擠。

菜攤前面，有一個華人在賣山豬肉，而另一個紋身的伊班漢子卻在賣鹿肉。再走過去是一攤賣魚的，一尾尾的黑鯧，還有大隻的墨魚，肉色紅紅的；那一包包的是冰凍的大蝦。另外一攤，在馬路上用報紙放著兩尾大隻的淡水魚，或許是名聞全砂的「巴丁」魚吧？魚後面卻用鐵絲籠子裝著幾隻白色的鴨子；最有意思的是旁邊還有一大筐青色的榴槿，看來這個攤主真會做生意。

一支支持大號的紅黃二色相間的傘子，遮著幾個少女在賣糕；各式糕點，一應皆全，令人垂涎欲滴。那一攤的傘子卻是橙色的，賣的純粹是飲料。再過去是賣水果和賣香菸的。

逛過了熱鬧的早市，信步所之，便看見那離河面很高的碼頭。晨霧仍籠罩著對面的山峰，峰巒綿延起伏，在下游轉角處，構成層疊的遠景，一幅像「瀛江春曉」的畫面。最近處的山嶺透著蒼蒼翠色，但萬綠叢中一點「黃」，那是一間巋然獨立的亞答屋^{**}，建在半山腰間；乍看真使人想不通這麼陡的山坡怎麼有人能把屋子搭在那兒，細察才發覺山林中掩隱著一條小徑，一直通到江邊一個小小的渡頭；一排長長的木筏正好浮在那兒的江面上。

加帛是離拉讓江口百多哩的一個市鎮，這裡是拉讓江的中游，岸高山多流急，大小船隻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座分成三個層面的洋灰碼頭是供貨船快艇停泊的；而碼頭兩邊的泥岸，都繫著許多小

舢舨。人們用木板連成橋道，從繫船之處通到岸上；遠看就像一隻隻從河中伸上來的八爪魚的長爪。左邊一帶靠近店舖，正有幾個碼頭工人在搬貨。有的在肩上抬一個大油桶，從那木板橋道往返上下，有的肩上同時扛著三箱汽水，走上坡度很大的泥岸。在旁有幾個還沒有分配到工作的伊班籍搬運工人，壯實的肩膀上各自搭著一塊紅布，正聚在一起談天；他們的年齡約在十四歲到十八九歲之間。碼頭上泊著的貨船快艇都很忙碌，一隻貨船載滿了此地特產的藤條，另一隻船頭堆著木箱與鋼網；一隻載沙的已卸完貨。川行上下游的快艇，船頭都掛著牌子，上書「飛燕」、「拉讓」等船名。有一艘快艇正要開動，船員把前面那塊寫著「七點開往詩巫」的小黑板拿下來。在汽笛聲中，船員又忙著把左右挨緊的其他船隻出力推開，以讓艇身緩緩後退。這艘快艇剛離開碼頭，向下游駛去，它的位置立刻被一艘貨船駛進來占據了。

碼頭的右邊，有更多的舢舨小船泊岸，有的索性就橫擱在河灘上。一個掛著 Esso 牌子的油站，就浮在江水上；還有水上「車房」，也是浮動的，幾隻舷外摩多（福州人叫掛尾車）就泊在裡面。一間像是「水上人家」的屋子，有人居住，還有婦女在外面的浮板上洗衣，原來那是舷外摩多的修理站。這一帶的舷外摩多隨處可見，對於內陸居民更是少不了的工具。我們看見一隻舷外摩多坐滿了整十個人，從上游駛來，船舷離水面只差幾吋！對面駛來一隻小舢舨，船上五個人，三個划槳的動作一致，另外兩個是小孩；船頭還蹲著一隻狗。

離開碼頭，走到店屋排列呈 U 字型的市區中心，但見街道上點點豔紅，到處是丟棄的紅毛丹殼，原來這段時間還是盛產水果的季節。小鎮人做生意無所謂公共假期，雖然是聖誕節，家家還是照常

營業，而且都是一早就開了門。幾間咖啡店都是高朋滿座。加帛的街道窄小，街上只有少數汽車。來往的行人，有穿著入時的青年男女，也有臂上紋花，耳上穿洞的年紀較大的土著。店舖的貨源都很充足，開店的多是華人，講福建話或福州話。你在店裡可以買到比古晉、詩巫還要便宜的新款衣料。如果有興趣，你還可以到幾間專做旅客生意的古董店和手工藝品店去開開眼界，但價錢可能會令你咋舌。

走出巴剎，領略加帛的郊外晨光也是一件賞心樂事。我們走過醫院附近的斜坡，瀏覽了坡谷底下蓮花盛開的池塘；我們登上了小嶺，望見加帛四周一層層建在坡上的房屋。原來整個加帛鎮是一個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帶；而這些起伏的丘陵、坡谷，都在活躍的晨光中醒來了，開始了新的一天。

啊，加帛，一個山明水秀，寧謐而有生氣的江城！

[*編者註]：巴剎 (pasar)，馬來文「(菜)市場」的意思。

[**編者註]：亞答屋，馬來鄉村的傳統木造建築，主要以亞答樹 (atap) 細長的條狀葉片為屋瓦。

長屋裡的魔術師

他拿出香菸和火柴，將香菸分發給會抽菸的每一個人；火柴盒抓在手裡，露出一排火柴頭。突然他將盒子在左腕上一敲，嗒的一聲，右腕一翻，拇指和食指上已多了一支燃著的火柴梗；在大家訝異的眼光中，替客人逐個點上了菸。

他，楊亞武，一個瘦小精悍、眸子炯亮的中年華人，但卻在陸達雅族的長屋裡安家落戶。我們打從二十多哩外的市區來到這座長屋，給我們的異族朋友——一個工務局的司機杜邦拜年，也即是參與「達雅節」(Gawai Dayak)的慶祝。楊亞武比我們慢到，但他與主人熟絡，很殷勤地幫忙招待。

「海蘭(奇怪)！海蘭！」楊亞武那種奇特的點火柴方法，杜邦一定會見過；但在客人面前，他還是高興地喊叫著，像小孩子一樣地拍著大腿，對楊亞武說：「武，再玩一個 sihir (魔術) 給朋友們看。」

楊亞武微笑著點點頭，把火柴盒擱在右手的虎口上，慢慢地讓它豎立，然後左掌煞有介事地來回擺動。我們都驚奇地瞪大眼睛，合不攏嘴；因為那火柴盒離他左掌有一段距離，但卻像著了魔般地隨著左掌的擺動而緩緩地東搖西擺，如同有繩子牽著似的。

「功夫是假，手腳是快。」楊亞武用福建語講了一句「行話」，精光閃閃的眸子在每個人的臉上掠過，覺察到許多欽羨而又好奇的眼色；於是他把火柴盒伸到我們面前，讓大家細看。原來火柴盒的

一端夾在他虎口的軟肉上，他是利用肌肉的收縮來控制盒子的活動，剛才我們還以為他有「遙控」的氣功呢！

「武，再來一個吧！」杜邦又像小孩子似的拍著大腿。

這回楊亞武從褲袋裡摸出一枚兩角錢的硬幣，用右手捏著，將它往左手下臂的肌肉「擠」進去，擠著擠著，那枚硬幣不見了。他伸出左肘，要我們摸一摸是不是在肌肉裡面。一個朋友將信將疑地摸了一下，摸不出所以然來，用迷惑的眼光看著楊亞武。楊亞武攤開雙手，拍了拍掌，說：「這裡沒有。」他把左肘伸到我面前，「再摸一下看。」我覺得臂肉裡不可能塞進一枚硬幣，但還是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喏，在這裡！」楊亞武突然從頸背的衣領中取出那枚硬幣，這個動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恍然悟到原來他是藉伸手肘的動作把硬幣由左掌心藏到頸後去的。

「亞武是我們長屋裡的魔術師，誰跟他在一起都會很開心的。」杜邦讚賞地說。這時他的妻子端出了許多食物和汽水要我們享用。食物中除了蛋糕、「哥羅蔔」之外，還有香噴噴的竹筒飯、咖哩雞；更有華人家庭常吃的芥蘭菜炒豬肉、雞內臟炒罐頭玉米、腐枝煮排骨湯等。看來此地「甘榜文諾」因距離市區不遠，華達兩族來往頻密，許多華人的烹飪功夫都被他們學會了。

我們席地而坐，品嚐著杜邦妻子的佳餚。楊亞武一邊吃一邊贊不絕口，我們卻對於他要魔術的本領及他本身的經歷深感興趣，話題扯到他怎麼會幹起魔術這一行來，他說：

「我從小失去父母，跟著馬戲班跑江湖。十六歲拜『馬來亞泰山』朱某為師，學玩蛇的本領，以後獨當一面，專表演人蛇搏鬥的把戲。現在星馬幾個成名的藝人像王x啦，野x啦，以前都曾經跟我一起跑碼頭。地方跑多了，世面見多了，雖然一字不識，但什麼

語言都能講。不幸我玩慣的那條大蟒蛇死了，只好改學魔術……」

我們聽著楊亞武傳奇性的出身，簡直聽得入神，幾乎忘記了地上那些豐美的食物。杜邦忙提醒我們：「來，邊吃邊談，菜還有很多。」他一邊把竹筒飯逐個塞到我們碗裡，一邊補充說：「亞武的魔術真夠棒，我們長屋裡辦喜事的人家都喜歡請他去派香菸，又有趣又熱鬧。」他調侃亞武：「喂，亞武，你的紅包賺得不少吧？」

「唔，每次二、三十元，我倒希望這裡的人天天『媾姻**』（結婚）。」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

「亞武，像你這樣一個跑遍天下，四海為家的人，怎麼會在長屋定居下來呢？」我提出一個大家都感到費解的問題。

「說來也是個緣字。有一次我跟一個表演團來古晉作巡迴演出，朋友帶我到這甘榜來玩。我覺得長屋的人都很純樸友善，一個達雅女子跟我特別談得來。她的父親問我可有成家的意思，如果我有娶親，他可以把女兒嫁給我。那時我對跑碼頭的生涯已感厭倦，很希望有一個安寧的地方讓我過平靜的生活。我答應了他——就是我後來的岳父。經過幾次探訪之後，我便入贅岳父的家，幫他們做工。現在我和妻子已經有了一個六歲大的孩子，我教會他不少的魔術。兩年前我岳父死了，他把好幾畝的樹膠園都割字***給了我……」

杜邦看著我們又聽得忘記動叉匙（他會聽福建話），便帶頭起哄道：「來呀，為我們的異族通婚乾一杯！」他忽然直著嗓子喊：「飲——勝****——」這一招逗得大家噴飯。

「你和甘榜裡的達雅人都相處得很好吧？」一個朋友關切地問。

「他們都待我很好，只有一個鄰居的漢子見我個子矮小，又是外來人，常常欺負我。有一次我忍無可忍，清晨找上門去，打斷了他兩根肋骨！事後屋長勸我和解，他說我既然和長屋的女子結婚，

就是長屋的子民了；有什麼糾紛應該找屋長理論，不應擅自用武力解決。唉，那時我也太衝動了！」

杜邦聽亞武提起這段不愉快的往事，便婉言安慰道：「每個民族中都有好人和壞人，但壞人總是不多的。」

「現在你那個仇敵怎樣了？」我冒失地問，話一出口便覺得不妥。

「有一次他的兒子被野豬咬傷了，差點死掉，是我用藥酒把他救活。現在那小孩子一直叫我 Pak Abu（亞武伯伯），我們兩家早就和好了。」

「是嘛，華人和達雅人本來就是好朋友。」杜邦又風趣地插上一句；接著豎起一根拇指，指著楊亞武說：「他懂得各種草藥，是我們長屋裡的土醫生呢！」

「哎喲，吃得太飽，回家都走不動了！」一個朋友摸著肚皮說。

「今晚就在這兒過夜吧，正好參加我們的舞會。」杜邦說。

楊亞武怕我們有顧忌，解釋道：「來長屋作客，不管男女，只要願意留宿的都可以留下來，主人會盡量照顧你們的舒適和安全，其他長屋居民也會尊重和歡迎你們的，儘管放心吧！」

當晚，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長屋之夜。最令我們難忘的節目，是看著杜邦的妹妹戴著精緻的珠帽，穿著傳統的盛裝，雙手抱著一個羊皮大鼓，邊打鼓邊唱著動聽的「班頓」（馬來歌謠）；而杜邦年邁的父母親，也在鼓聲的節奏中翩翩起舞，跟另幾對青年男女一樣陶醉在「弄迎」（Ronggeng，一種馬來人的傳統舞）的輕快舞步中。我們的魔術師楊亞武，更是大顯身手，像一隻蝴蝶一樣穿插其間，腳步轉得像風車一般快，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的喝采聲。

[*編者註]：哥羅蔔 (keropok)，馬來文「蝦餅」的意思。

[**編者註]：媾姻 (kawin)，馬來文「結婚」的意思。大馬地區的福建話（閩南語）受到馬來語彙的影響，產生了許多直譯的新語詞，「媾姻」是其一。

[***編者註]：割字，簽署法律文件以割讓產權的意思。

[****編者註]：飲勝，乃廣東話，意思是「乾杯」，唸作 yum sing。

在園丁馬登家裡

他拿起「宋必」(sumpit)——一支八、九尺長的鹽木噴筒，把一根尖利的竹箭塞入筒中，竹箭末端的軟木塞剛好納緊。然後，他高舉噴筒，湊進嘴邊，向一百尺外的一棵「古農」樹瞄準；一鼓氣，「撲」的一聲，竹筒疾飛而出，直射入樹皮內，箭尾兀自顫動不休。

在我們的歡呼聲中，他把插入樹皮的竹箭拔出來，拿給我們看。只見那根柔韌但異常尖利的竹箭竟沾了兩吋深的樹脂，這噴筒的威力實在驚人！

「試一試吧，誰都可以吹得一樣準。」他把噴筒交給我。我依樣畫葫蘆，瞄準相同的目標一吹，竹箭「篤」的一聲又插入樹皮內，果然並不難。我跟他說想試一試噴筒的射程，便對著高處的一簇樹葉噴出竹箭，這回「嗖」的一聲響，竹箭穿過一片樹葉，帶著它直往上衝，餘勁未衰，變成一個青色的小點沒入遠處的空際。歡呼和噴噴之聲再度響起。

吹噴筒，是我們在園丁馬登家裡所做的一件趣事。在他家裡所接觸到的有趣事物太多了，我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個多才多藝的巧匠。

他是加央族人，受過天主教的洗禮，教名叫盧騷。他是我妹夫阿華的好朋友，阿華喜歡叫他的本名馬登。

這片二十多畝的果園，是屬於馬登同族的一個有錢人所有。園主把它交給馬登看管，並讓他一家在那兒居住，園主有時也來此渡

假憩息。我妹夫阿華是做木工的，曾替園主製造過一些傢俱，因此結識了馬登。

這回阿華帶我和幾位朋友到馬登所看管的園子來玩，說是要讓我們見識一下他這個異族朋友的本領和手藝。

一間外表簡陋的木板屋，屋旁的一棵樹上掛著白色的魚網。當我們的腳步聲引起了狗吠，馬登從屋子裡探出頭來張望。

他四十多歲，矮壯結實的個子，赤著膊，穿一條黑色的短褲，頭髮剪得像個倒覆的椰殼，最特別的是腦後編了一條似豬尾巴的小辮子，完全像我們在圖片中看到的內陸民族的傳統髮型。

他高興地趨前招呼，喊著阿華的名字。阿華順手遞給他一包糖果說：「拿給小孩子們吃。」我們發現兩個小女孩依偎在馬登的身邊，樣子頗羞怯。從門口望進去，屋內還有一個婦女在搖著紗籠內的另一個小孩子睡覺。

「小孩子剛睡覺，我們先到屋外參觀；馬登，你說好不好？」阿華顯得熟絡。

「老朋友了，還客氣什麼？」馬登風趣地拍著阿華的肩膀。

我們注意到馬登的屋外堆了許多木料，有的一整塊一整塊還未鋸開，有的已被雕刻成盾牌形狀；有幾架已接近完工的「沙貝」琴（Sampei），掛在門外的牆壁上。琴身像華族樂器中的琵琶，略呈長方形；琴上用漆繪成的花紋異常美麗，線條古樸流暢，深具加央圖案的特色。地上滿是刨木花和木屑。屋簷下還橫掛著一排長短不齊的光滑木片，用繩子縛在一起；以木棒逐片敲擊，會發出七個清脆的完整音階。

阿華說，這便是馬登的工場。以森林砍來的木料製造盾牌和「沙貝」琴，是馬登主要的收入來源。他所製造的「沙貝」琴，一架可

以賣一百多元，主要是賣給博物院和外地遊客；有時候一個月可以賣到整千元。馬登的雕刻手藝相當出名，博物院曾請他去專做雕刻樂器的工作。他做了一段時間，覺得太拘束而辭掉不幹。據說旅遊局印行的彩色日曆中，還有馬登在博物院手抱「沙貝」琴的巨幅相片呢！

馬登見我們對他的手藝有興趣，便取出一根用鹽木鏤空的噴筒給我們玩。在我們每個同伴都試過了「百步穿楊」的絕技後，阿華建議大家到果園裡跑跑。

二十多畝的果園，遍植了榴槤、紅毛丹等水果。阿華說，這裡的每一棵樹、每一株草，都是馬登親手摸過的，每一吋土地都滴過他的汗水。他就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熱愛勞動，不是幹這就是幹那。園主叫他照料這些果樹，他也喜歡這份工作。

阿華帶領我們用竹竿鉤取成熟的紅毛丹，隨摘隨吃，大快朵頤。忽然我們發現馬登不在身邊，張望之際，他肩上披著一張魚網走來了，衝著阿華叫道：「華，我撈幾尾魚給你帶回去吃。」原來園子裡有一個大魚塘，馬登涉入水深及胸的鱼塘中，將攔網拉好，然後在水中慢慢走動，把魚兒趕去撞魚網。一會兒收網檢視，果然有好幾隻巴掌大的鯽魚粘在網上，還生蹦活跳地掙扎著。馬登抓了兩隻較大的，其餘的放回水中；然後他用塑膠袋裝了魚，遞給阿華說：「魚苗放下不久，還長得不夠大，這兩尾先拿回去嘗嘗，等下次再來撈大魚。」阿華道謝接過了。

跟著濕淋淋的馬登回到屋裡，趁著他進去抹身子的當兒，我們瀏覽著他的客廳；驚嘆的聲音同時發諸幾個人的口中，彷彿大家正置身於一個精美的藝術之宮。

客廳的四壁上，除了已經製好而繪上圖案的盾牌和「沙貝」琴

外，還掛著鹿角、鳥羽、笠帽、犀鳥頭、連鞘的巴冷刀^{*}，每一件都是顏色豔麗，形狀獨特，既有原始風味而又深具藝術性的裝飾品。尤其是那些用細珠串成的精緻帽子，造工之細，圖案之美，實在令人驚異。有一張桌子也很特別，是用「達邦」樹的樹根加工而成。桌面上的那塊布，密布著層層圖案，線條或糾結或舒展，中間隱約露出一個手抱「沙貝」琴的舞者畫像。這一切都使我們看得目迷心馳。阿華告訴我們，他曾親眼看過馬登畫桌布，只是用一支鉛筆隨意勾勒，就上色潤飾，從來不用尺量。至於做桌子乃是馬登的拿手好戲，他曾經雕刻了一張有四條龍作桌腳的桌子，有個顯貴要出高價跟他收買他都不答應，後來卻送給他的另一位好朋友。阿華說，他自己做木工這一行是用機器，機器有時還會失靈；但馬登的巧手卻能把一塊死的木料雕成栩栩如生的藝術品，即使失手了，也可以斟酌修補。

馬登的妻子捧著幾杯咖啡出來招待我們。她是個中年婦女，皮膚白皙，雙眼皮，長耳垂（被耳環拉長的），面貌姣好。她的兩個女兒，也像粉雕玉琢般的，長得很可愛。聽說加央族的女性都相當標緻，果然名不虛傳。

馬登換了衣服後出來，陪我們坐談。從他與阿華的講述中，我們了解到這位加央園丁不平凡的經歷。

他原本來自南婆羅洲，年輕時只帶著一把巴冷刀和一包食鹽，從印尼的森林長途跋涉，步行了三個月才來到砂拉越境內。森林中毒蛇猛獸很多，他有許多次遇到了毒蛇；但憑著過人的機警與膽識，手中快刀一揮，蛇頭落地，於是化險為夷。森林中有的的是獵物，所以他不用愁餓肚子。要起火時，將樹枝削成紙片一樣薄，一根火柴就可以輕易點燃。至於棲身之所，他能在半個鐘頭內在森林中搭好

一間小屋子，完全不用繩子。憑著非凡的生存本領，他在森林中簡直是來去自如的。

馬登來到砂拉越定居後，曾經做各種艱苦的工作。在他的手藝還沒有被人賞識之前，由於他的家庭負擔大，有時候生活頗為拮据。阿華過去也曾接濟過他。如果送的是現款，他一定拒絕不收；但若買一些米糧給他，他就會感激地收下。馬登說他不能隨便要別人的錢，但朋友施予物質上的幫助又不同。阿華曾問他有沒有再到教堂去做禮拜，他半開玩笑地說：「沒有了，當你餓肚子時，教堂是不會給你米的。」

後來，馬登以一個「沙貝」琴彈奏者的身份，經常被請去電台或盛典中演奏。他所製造的「沙貝」琴也逐漸為他爭取到名聲，更以他精湛的雕刻藝術使他馳名國內藝術界。據說首都著名的「希爾頓」(Hilton)大酒店，曾請馬登去為一間會客室雕刻一些表現內陸藝術的壁畫，酬勞四萬元；但是馬登拒絕了。他怕過不慣大都市的生活。「那裡沒有綠色的森林和廣闊的土地……」他說，「而且，我不是只看錢的。」

面對著這一位渾身充滿藝術細胞，而又視錢財如糞土的純樸的民間藝術家，我們的心靈也彷彿被感染得一片澄淨。馬登談得興起，從房間裡拿出一架錄音機，手指一按，一陣清脆如珠子的琴聲立刻從匣子裡滾出來。「這是我演奏『沙貝』琴的錄音。」馬登臉上泛著自得的微笑。我們聽了一會，逗他說：「馬登，你彈得這麼好聽，不如當場彈一首吧！」他謙虛地回答：「不，好久沒有表演了，而且那架好琴不在身邊。」

「沙貝」琴的聲音還在響著，忽然從門口衝進一個五、六歲大的男孩，黧黑的臉上帶著病容，拖了兩條長鼻涕。他抬頭看見廳上

坐著許多外人，便一溜煙竄進內屋去了，留下身上發出的太陽味。

「這小鬼，生了病還到外面亂跑！」馬登笑罵道，轉頭對我們說：「那是我的孩子，他就是不肯待在家裡，整天在樹林裡鑽……」
啊，又一個大自然的兒子！

[*編者註]：巴冷刀（parang），叢林生活中必備的開山刀，鋒長約一尺。

寶刀的故事

我們的伊班族朋友雅蒙有一把祖傳的寶刀，那次他回到遙遠的長屋為年邁的父親做祈福儀式，我們被邀請去觀禮，在長屋裡看到了這把寶刀。

這真是一把古樸而精緻的寶刀啊！從刀柄到整個刀身約長二尺，刀型微彎，像日本刀；刀柄是銅製的，雕鏤著密紋精工的花飾，其末端呈陀螺狀，繫以一束人髮。刀鞘異常美麗，鑲著雕紋的銀箔，還串著許多珠貝和幾個古老的小銅鈴。抽刀出鞘，一股幽幽的冷光教人倏然想起那獵取人頭的杳遠史實。

每一件寶物都有它的來歷，雅蒙這把祖傳寶刀也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寶刀的鑄造者是雅蒙的祖父，一個伊班族人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也是率領族人在拉讓江上游定居創業的大德芒光（酋長）。據說他才華出眾，卓越不凡，有許多傳奇性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關於他的寶刀。

大德芒光共鑄了兩把寶刀，都被認為是「通靈」之物。據說其中一把寶刀簡直是「法力無邊」，當大德芒光和敵人作戰時，只要拿著寶刀向敵人一指，不必接觸身體，那敵人便會自動倒下。當大德芒光要乘船到其他地方，如果河中水位太淺，不能行船，只要拿著寶刀禱告，河水便會很快高漲。這把神奇的寶刀後來傳給了雅蒙的父親德芒光拔，有一次他拿刀去磨，結果便失去了靈效。所以他們

家族中便只剩下另一把寶刀，也就是後來傳給雅蒙的那把。

德芒光拔在日治時期曾經是個威名遠播，立過赫赫戰功的抗日英雄。日軍統治砂拉越時，也把他們的魔爪伸到窮鄉僻壤的長屋。天性酷愛自由，不堪壓迫的伊班族人紛紛起來抗暴。當時年輕的德芒光拔擔任著一個非常艱辛的角色。由於他會說馬來話，日本鬼子便叫他當翻譯及帶路。他一方面做日本人的手下，另一方面卻暗中給聯軍通風報訊，提供日軍活動的情報。這種「雙頭蛇」的工作非常危險，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

有一次，德芒光拔領著一隊日本兵在山林行進。突然槍聲四起；待日軍驚惶反擊時，他們已陷入聯軍的埋伏。那批聯軍不知德芒光拔是自己人，子彈紛紛招呼過來。眼見情勢非常危險，好個德芒光拔，當機立斷，一揚手中寶刀，接連砍死了身邊的五個日本鬼仔，向埋伏的聯軍表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經此一役，德芒光拔的英名不脛而走，而他那把寶刀的犀利更被附會上許多神奇的色彩。

身為英雄後代的雅蒙君，我們年輕的朋友，又怎麼從父親手裡承受了那把寶刀呢？這裡邊也有一段曲折的經過：

當德芒光拔覺察自己年老體弱時，便想在三個兒子中物色一個繼承人，以領導族人繼續為維護本族的利益而奮鬥。他的三個兒子中，雅蒙是老二，是個溫和沉著的小伙子，很得乃父的歡心；但老大與老三在性格和才幹上也各有優點，他們之間手足之情彌深。老人家覺得很難取捨，於是報按照伊班人的風俗習慣，在碰到不易解決的難題時，通過夢境的啓示來找到答案。他在長屋的前面搭了一個閣樓，叫三個兒子輪流上去睡一晚；希望根據他們在睡眠中所夢到的事物來判斷誰比較適合來繼承那把寶刀——也就是族中權力的象徵。

那晚，雅蒙果然在閣樓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在激流中駕著一隻小舟，遇到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那老人拄著拐杖，要求雅蒙載他到下游某地去。雅蒙很樂意地扶老人下船，安頓他坐好，便駕船而行。一路上闖險灘，繞礁石；有幾回擱淺了，雅蒙還得涉水推舟，而老人始終安祥地端坐船中。雅蒙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把船駕到下游某地方，按照老人的吩咐把船停在渡頭邊。他又扶老人跨上岸，那老人走沒幾步，便倚在一塊大石上歇息。等到雅蒙自個兒回到船中，一轉頭，那老人卻不見了蹤影，只留下一支拐杖在石頭上。

次日，雅蒙把夢境告訴了父親。德芒光拔在參詳了兒子們不同的夢境之後，終於決定把寶刀傳給他的二兒子雅蒙；大概是覺得像他這樣樂於助人而又有「敬老」的美德的年輕人，最適宜作為將來族人的領袖。

雅蒙從德芒光拔那裡承受了那把寶刀，也承受了他在族人中的重大責任。從此他念念不忘的便是如何去爭取族人的福利，如何去改善族人至今還是貧窮落後的命運。每當他代表家族出門去辦一些重大的事時，就把寶刀帶在身邊。

有關這把寶刀的故事，像其他許許多多伊班族的故事一樣，神祕、美麗，而且趣味盎然，而那是一件我們親眼看過，親手觸摸過的實物啊！就讓這些神祕而美麗的色彩，像刻在刀鞘上的花紋一樣，永久銘刻在我們的心底吧！我們深深祝福：年輕的雅蒙君不會辜負了他善良的父親和許多族人的期望，善用這把寶刀，在今後的生活道路上，披荆斬棘，為族人創造真正的幸福！